



我本

一无所恋

叶君 著

我本 一无所恋

叶
君
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本一无所恋 / 叶君著. --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

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317-3571-7

I. ①我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萧红 (1911 ~ 1942) -

传记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1560 号

我本一无所恋

Wo Ben Yiwusuolian

作 者 / 叶 君

责任编辑 / 王 爽

封面设计 / 锦色书装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邮 编 / 150080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

印 刷 /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字 数 / 332 千

印 张 / 15.5

版 次 /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571-7

定 价 / 58.00 元

我本一无所恋，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。

——萧红

引 子

火烧云刚刚落下，一城人都聚在河沿。

和尚们开始敲鼓、念经，四周安静下来。众人一齐注视着河面，鼓声一停，数百盏河灯相互拥挤着漂过来。

祖父一手托着一盏南瓜灯，一手牵着我，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将河灯点亮，轻轻放在水面上，然后拾起一支苇秆将它推向河心。他目送着那盏灯缓缓远去，一言不发，那张慈祥的脸好像与往日有些不同。他有些怪，不愿跟我说话。

月亮挂在天边，长长的影子拖在我俩身后，薄薄的雾霭被河风吹散。呼兰河宽阔平静，水流无声。不一会儿，水面上就只剩下几星零落的烛光，在灯碗里一闪一闪。

“河灯到哪儿去了？”我仰着脸问。

“给你奶奶照路去了。”

祖父低头看了我一眼，脸上闪着两条亮光。

又梦见了祖父。

1941年12月9日凌晨，在思豪酒店的大床上醒来，端木不知

去了哪里，小骆正趴在床沿熟睡。远处传来零星的枪炮声。昨夜，冒着连天炮火，他们抬着我从九龙渡海来到这里。我意识到又一座大城即将倾覆。

小时候，祖父告诉我，七月十五是个鬼节。冤魂野鬼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，若能顶着一盏河灯，便可以找到托生的路。今夜，我再次感到那需要河灯照路的另一世界正在向我招手。

窗外不时有炮弹拽着血红的尾巴划过天空，片刻过后隐隐传来爆炸声。见过太多死亡，昨天早晨我是那么害怕，紧紧拉着小骆的手不放，此刻却是如此平静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死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我本一无所恋，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。

只是没想到三十年人世一遭，竟如此丰富……

目 录

引 子	1
-----	---

壹 旅 馆	3
-------	---

贰 江 风	93
-------	----

叁 草 叶	185
-------	-----

肆 车 站	307
-------	-----

伍 医 院	397
-------	-----

尾 声	483
-----	-----

后 记	485
-----	-----

引 子

火烧云刚刚落下，一城人都聚在河沿。

和尚们开始敲鼓、念经，四周安静下来。众人一齐注视着河面，鼓声一停，数百盏河灯相互拥挤着漂过来。

祖父一手托着一盏南瓜灯，一手牵着我，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将河灯点亮，轻轻放在水面上，然后拾起一支苇秆将它推向河心。他目送着那盏灯缓缓远去，一言不发，那张慈祥的脸好像与往日有些不同。他有些怪，不愿跟我说话。

月亮挂在天边，长长的影子拖在我俩身后，薄薄的雾霭被河风吹散。呼兰河宽阔平静，水流无声。不一会儿，水面上就只剩下几星零落的烛光，在灯碗里一闪一闪。

“河灯到哪儿去了？”我仰着脸问。

“给你奶奶照路去了。”

祖父低头看了我一眼，脸上闪着两条亮光。

又梦见了祖父。

1941年12月9日凌晨，在思豪酒店的大床上醒来，端木不知

去了哪里，小骆正趴在床沿熟睡。远处传来零星的枪炮声。昨夜，冒着连天炮火，他们抬着我从九龙渡海来到这里。我意识到又一座大城即将倾覆。

小时候，祖父告诉我，七月十五是个鬼节。冤魂野鬼缠绵在地狱里非常苦，若能顶着一盏河灯，便可以找到托生的路。今夜，我再次感到那需要河灯照路的另一世界正在向我招手。

窗外不时有炮弹拽着血红的尾巴划过天空，片刻过后隐隐传来爆炸声。见过太多死亡，昨天早晨我是那么害怕，紧紧拉着小骆的手不放，此刻却是如此平静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死，又算得了什么？

我本一无所恋，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。

只是没想到三十年人世一遭，竟如此丰富……

壹

旅 馆

我闭着眼睛，仰面沐浴在阳光里，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。扭头看了一眼身后矗立于水中的东兴顺旅馆，暗暗为自己九个月后的新生而欣喜。

1

秋天了。

天还是亮得那么早。我睡不着，坐起来，失神地望着窗外空落的院子。老胡家的大儿子赶着马车出了院门。传来梆子声，王大姑娘死后，磨坊只剩下孤独的冯歪嘴子，还有那头年迈的驴。西院的租客早早开始了一天的忙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记不清躺了多少天。我如同一只懒惰颓废的猫，终日赖在炕上。

高小毕业，家境不好的同学，多数到省城齐齐哈尔读女子师范，稍好的就去哈尔滨上中学。大伯父家的秀珠、二伯父家的秀珉、四伯父家的秀琴都在哈尔滨上学。原以为自己也能跟她们一样，没想到父亲坚决不让。在家族里，他却是最早接受新式教育，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，当过我们高小的校长，说起来也是呼兰有名的革新人物。他支持娘在小城第一个穿高跟鞋，周末还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在家里开音乐会。我始终不明白，他为何执意阻止我继续念中学，任何人的劝说都听不进去。

昔日同学陆续进了新学校，结识新同学，我却每天只能面对

两个年迈的下人，衰老的祖父，还有不停生孩子的娘。八月底，我还幻想父亲能回心转意，九月开学的日子一到，那个读书梦真的成了泡影。傍晚，父亲一回家，祖父便手拄拐杖，仰头颤动着雪白的胡子，不断央求：“叫荣华上学去吧！别把孩子憋屈病了！”

“有病在家里养病，上什么学，上学！”父亲每次都以同样的话回应。

祖父老了，他完全不放在眼里。

“荣华”是我的乳名，六岁那年跟母亲回姜家窝堡省亲，正好二姨也在。她听说我大名叫“张秀环”，便坚决要母亲给我改名。为的是我俩名字里都有一个“环”字，犯忌讳。母亲于是让硕学的外祖父给我另起了一个名字：张迺莹。我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大本营在阿城福昌号屯，到了祖父这一代家族分崩离析，他分得在呼兰的房产和地产。父亲三岁丧母，十二岁出继给祖父，从福昌号来到呼兰。在家族第六代“秀”字辈整齐的名字行列里，“张迺莹”显得如此特别，而此刻，我意识到自己跟他们真正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遭遇了一个虽新还旧、不可理喻的父亲。

太闷塞。站在院子里打量这个明显败落的家，心情更是落寞。五间正房，东边住着父亲和娘，西边住着我和祖父。墙皮脱落，油漆斑驳，窗纸多年没换，从里到外透着荒凉。老胡家大儿媳蓬头垢面地坐在院子西南角的井台边抽着烟袋。小团圆媳妇死后，这人财两空的婆婆精神一天不如一天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时常对人说莫名其妙的话，人家如果不搭腔，她就开骂。我想，过不了多久自己也会跟她一样。

的厨房慢慢走去。老胡家大儿媳吐了口烟，仰脸似笑非笑地问：“家里大人、孩子都好哇？老王！”见老厨子没理，便冲他的后背吐了口浓痰，右手在嘴巴上抹了一把，咬牙切齿地骂道，“老不死的！”左手将烟袋嘴送到嘴边，表情沉郁地猛吸了一口，两瓣瘦削的脸颊深深瘪了进去。

有二伯也老了。面皮越发黧黑，戴着他那全呼兰城独一无二的草帽兜，露出一截雪白的头发，默默扫着院心的落叶。娘坐在正房大门边的一只大木盆旁浆洗衣服，一脸不高兴，搓衣板重重撞击着盆沿。

八岁时，母亲死于那场大瘟疫，不到百日父亲便娶了娘。进门那天，我的鞋帮上还缝着白布，一旁的婶子觉得不好，一把撕掉，然后领着我磕头认母。三岁的秀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磕头时被别人把着。婶子还将不满周岁的二弟连富送到娘手上。她抱着连富，伸手牵起我和秀珂，算是正式做了我们的娘。不停哭闹的连富第二天被送到福昌号二伯父家，没多久就死了。

站在一棵老榆树下，树叶不时飘到脸上，茫然朝南望去，哈尔滨的市影隐约可见。秀珂背着书包，从大门里走出来，大声说：“娘，我上学去了！”

“去吧！”娘头也没抬。

娘进门后便添了秀玦、秀琢、秀玲，春天又有了秀琬。他们还没起床，这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。东外间忽然传来秀琬的大声啼哭。娘站起身，两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，恼怒地看了我一眼，边转身回屋边大声说：“十五岁的大姑娘，都该嫁人了，懒得油瓶倒了都不扶，不是躺在炕上就是四处闲溜达……”

正想找人发泄，我上前两步，她已经进了门。西装革履的父亲拎着公事包跟娘劈面而过，扭头看了一眼她的背影，回转身恶狠狠冲我大声说：“大清早杵在那儿做什么！帮你娘哄哄妹妹不行吗！”

“我哪有那福分！又不是亲妈。”不等我开口，娘抱着秀琬站在窗后高声说。话音刚落，秀琬又大哭起来。

父亲突然用手指着我：“你懒死啦，不要脸的吃货！”
“谁不要脸？我要读书！”我盯着父亲，“凭什么不让我读书？就因为我妈死得早？”

他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。脸上很烫，两个多月来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意，斗志昂扬地站在那里。

回过神来，父亲将皮包往地上一丢，冲到我面前，右手掌重重拍在我的脸上，耳光响亮。我一个趔趄倒在地上。有二伯赶忙放下扫帚，捡起皮包，惶恐地站在父亲身后；老厨子转身进到厨房里。一滴眼泪也没有，我捂着灼痛的左脸从地上爬起来，拿开手，迎着父亲愤怒的目光，继续大声问：“为什么不让我上中学？秀珉、秀琴她们都可以，我怎么就不行？班上不升学的同学只有两三个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！你一个新式学堂的校长，居然阻止女儿上中学。你这是什么？卫道士、假新派！”

父亲一时语塞。我朝自己的房间走去，在大门口转身对着他的后背高声说：“我要读书！”

“我明确告诉你，要读书请个先生在家里教！想上哈尔滨，没门！你趁早死了这条心！”从有二伯手里接过皮包，父亲恨恨道，

“忤逆不孝的东西！”

“最好把我关在笼子里！爸爸，你到底怕什么？”

他好像没听见，拎着皮包朝院门走去。

坐回炕上，心情慢慢平静下来。满脸病容的祖父，扶着拐杖从院外走进来：“小姐跟她爸干仗了？”

有二伯朝东外间看了一眼，没言语。祖父摇摇头，颤巍巍进到屋内，外间传来他的咳嗽与叹息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父亲更像一个父亲。

天一擦黑，院墙外便准时传来一声庄严的咳嗽，提示他回来了。这个家太久没听见过笑声，母亲的死终结了我的童年，也带走了我和秀珂的快乐。

每到年底，大伯父都要来住上一段时间，帮助父亲收账理财。小时候，他在门口一下车，便敞开大衣，一把抱起我，用大衣裹住，然后从大口袋里摸出一把从北边收来的榛子，放在我的衣兜里。他身材高大，走南闯北，见多识广，骑马、打枪都是一流，还能拉琴，讲一口流利的俄语，说话声音洪亮，无论说什么总关乎正理，给我讲《吊古战场文》，自己竟被感动得有些哽咽，我也听哭了。他常在族中男孩子面前夸我记性好，机灵活，比他们都强。

然而，他这次来却对我冷淡了许多。期待他会问我为何没上学，结果什么也不问。饭桌上，祖父央求大伯父去劝说父亲，没想到跟父亲一样，他也说想上学就在家请个老先生教教，并说哈尔滨的女学生太荒唐，自己交男朋友，他实在看不惯。我禁不住问秀珠不也在哈尔滨上学吗，他勃然大怒：“放肆，一个女孩子家，大人说话，有你插言的地方吗？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忤逆不孝！”

我含着眼泪离开饭桌，回到房里心气难平，只听见大伯父仍在那里高声说：

“这孩子，打小任性，没个管教真不行。去年，呼兰各中学声援上海工人罢工，你说关她什么事儿，她还是个小学生，居然找到高县长、冯司令家劝捐。南河沿那‘八大家’，老百姓平时路过都得绕道儿走。你说她胆子有多大。要是到了哈尔滨，那还了得？在西岗公园演剧也有她。这孩子跟她的妹妹们可不一样。不让她到哈尔滨上学，不仅是她爸的主意，也是我的主意！”

我算是明白了家里阻止我上中学的真正原因。去年参加声援“五卅惨案”的学生运动让父亲感到害怕，他铁了心不让我继续读书。看来我的读书梦真的破灭了！高小同学傅秀兰从齐齐哈尔来信说，慎如在天主堂当了洋姑子。窗外柳絮飘飞，天主堂就在家旁边，我想去看看慎如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敢相信慎如当真当了修女。她穿戴着黑衣黑帽，显得更加白皙俊秀，比以前更漂亮了，然而平静如水的眼神却难以掩饰那心里的苦。我问她真就愿意一辈子待在这里吗，她说教堂起码让自己安宁，不用再面对那些不断上门逼娶的无耻男人们。午后的阳光从彩色玻璃窗照进来，坐在长木椅上，她平静讲述着自己的遭遇。

慎如原本跟秀兰她们一起考入齐齐哈尔女子师范学校，入学才一个多月，县教育局王局长就派人上门说媒要娶她做小。她的父亲在街上开着一间小木匠铺，一辈子胆小怕事，就写信把她骗了回来。得知真相，慎如气坏了，上门痛骂王局长无耻透顶，专挑女学生做小，娶了学姐白雅致还不够，又来打自己的主意。四